

新詩組首獎

重編《新英文法》之例句翻譯

游書珣



### 作者簡介

大眾傳播、媒體藝術、翻譯學系的過客，寫詩才是一生的學習。二〇一六年出版第一本詩集《站起來是瀑布，躺下是魚兒冰塊》，選錄十年內發表之詩作，入選二〇一七年台灣文學獎，圖書類新詩金典獎。詩是創作的源頭，我藉此跨界創作影像詩、童話、插畫、影視劇本等，期望某日終能以詩碰觸大眾之心靈。

### 得獎感言

在我的青春時期，《新英文法》曾是令我非常頭痛的學科參考書，密密麻麻的文法規則，交織成一大本厚重的書，在升學壓力之下，對我來說，簡直就像一個沉重的磚頭，重重地壓在我頭上。

萬萬沒有想到，脫離那本書二十年後的自己，走上文學之路，挖掘題材時，對該書作者柯旗化先生產生好奇，翻閱柯旗化先生的數本著作後，一時興起，回頭翻閱當年讀過的文法書，想藉此回憶當初學習的景象，實在沒想到，這一翻，竟有震撼發現——那些表面看來，僅是教學用途的例句之中，字裡行間，竟無意間傳達出柯先生的潛意識，透露出柯先生身處囹圄時，最深層、真實的思想。

對我而言，柯先生編寫這本書的過程，本身即是一首充滿深沉控訴的詩，我嘗試透過「重新編寫」書中例句的形式，將柯先生當時的心理狀態表達出來。

白色恐怖時期，柯旗化先生受冤入獄，在獄中與獄後不斷增補、修訂《新英文法》，細讀其例句翻譯，筆者發現，許多句子彷彿柯旗化先生遭受政治迫害的獄中心聲……

This is a hat. 這是一頂帽子，這是他們給我戴的帽子  
約翰的帽子，湯姆的帽子，瑪莉與貝蒂的帽子  
戴著帽子的人魚貫進入這  
是誰的帽子？不是我的  
假如我有一頂帽子，也不會是這頂你  
給我的帽子

他是誰？你知不知道她是誰？你認識 B 教授嗎？  
告訴我他是誰。讓我知道你見到誰？  
當時，你正在跟誰說話？  
我問他，可不可以開窗子？

（Let me out! 讓我出去！）

我看見他來了。他獨自去那裡  
我聽見他在唱歌。我聽那個覺得難過。我為他惋惜  
( 你能聞到什麼東西在燃燒嗎? )  
有許多人被殺。他被燒死。你曾經見過一個人被吊死嗎? 這  
隻狗, 被他用棍子打死。那隻狗, 被他用石頭擊斃  
他快要死了。如果不立刻請醫生來。他一定會死!

(我的天哪! 是你)

**Be quiet.** 請保持肅靜。今天我將在此住下生  
氣是毫無益處的。失去的時間需要彌補;  
早晨散步是很好的運動。晨起讀書是很好的習慣比  
爾在桌子上工作著, 他日以繼夜地工作  
他整天都在研讀英文文法。他精通英文文法  
他寫這本書時還很年輕。「英文並不難學。」他說

**Practice makes perfect.**

思想是用語言來表達的；  
如果你用功，你就不會考不及格  
（除了愚人之外，沒有人相信過它）  
這五年來，我一直住在這裡  
我既餓又疲倦，但今天早晨我好多了  
這裡有一些錢，一些衣服，還有一些食物我  
將終生保存著妳的禮物  
這封信是用兩百字寫成的。我們是幸福的我  
希望再見到她，我期望著她寫信給我

她確實來過這裡。她大可不必來  
她一見了我就放聲大哭。她獨力撫養孩子  
I was very sorry to part from them.  
我聽見她哭，我似乎聽見她在哭  
雨一直下，It's been raining for a week.  
雨把她的帽子打溼了  
那真的是她的帽子，所有的帽子裡最  
美的一頂

---

（船已經看不見了）

這十年來我一直住在這裡。我已慣於起早  
早晨散步是很好的運動。晨起讀書是很好的習慣請  
開門。請開窗

「我工作一完成，就去看你。」

新詩組首獎〈重編《新英文法》之例句翻譯〉評語 鄭炯明

這是一篇構思新穎，有著濃厚的歷史感，且巧妙地運用語言的隱喻和歧義性的作品。

眾所周知，柯旗化先生於一九五一和一九六一年，兩度遭受政治迫害，即使第二次坐完十二年的刑期，仍無法獲得釋放，被繼續轉送至綠島新生感訓隊三年。這樣的無情打擊的人生，並沒有擊倒柯旗化，反而讓他愈挫愈勇。出獄後，不僅辦雜誌、寫詩和散文，也留下了第一手資料的自傳《台灣監獄島》。

作者引用《新英文法》裡的例句，如 **This is a hat . Let me out ! Practice makes perfect. I was very sorry to part form them.** 等，有如揭開《新英文法》的秘碼，帶領讀者進入一個另類的現實世界。「這是一頂帽子」本來是再平凡不夠，可是「這是他們給我戴的帽子」，其語意就有所不同而豐富起來。「讓我出去！」也一樣，如果一個人在家裡講這句話並不希奇，但在獄中講「讓我出去！」其意義就不同，會產生很大的力量。

---

詩末描寫妻子在雨中去看他的情節，令人感動。而事實是，柯旗化的妻子柯蔡阿李女士是和婆婆有去綠島探監，而獄方不准他們見面，就讓她們一直站在雨中等待，真是情何以堪，如果拍成電影，會是令人感動的一幕。

很高興讀到這樣的一首詩。

